

2005-2006

中国文坛

最佳人气作家榜

当今文坛最具人气、号召力、阅读效应的作家最新作品

王梓夫《幕僚》

何玉茹《父亲》

曾哲《美丽日斑》

阿成《鲶鱼》

张抗抗《北京的金山上》

叶广岑《对你大爷有意思》

徐坤《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

石钟山《狗头金》

何申《我的准记者经历》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2006

《北京文学》编辑部 主编

中国文坛

最佳人气作家榜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5 ~ 2006 · 中国文坛最佳人气作家榜 / 《北京文学》编辑部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5039 - 2946 - 4

I. 2… II. 北…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0583 号

2005 ~ 2006 · 中国文坛最佳人气作家榜

主 编 《北京文学》编辑部
责任编辑 斯 日
责任校对 张 莉
封面设计 薛俊雷
版式设计 赵维清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5039 - 2946 - 4/I · 1350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序言

纵观中外文学史，著名作家的明星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效应就如文艺明星、体育明星的效应一样。

一个演技出色的影星或歌星，抑或一个竞技状态优秀的体育明星，大凡都有为数众多的拥趸者。这些众多的拥趸者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影星歌星或体育明星着迷乃至疯狂，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人气。具有人气的作家其效应何曾不是如此？

与文体明星所不同的是，文体明星是靠技艺、相貌和肢体语言等外在特征征服观众的，他们很直接很明了地与观众互动共同托起灼人的人气。而作家与文体明星截然相反，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是间接形成的，作家靠的是他们的作品，作家躲在作品背后调动个人的创作才情苦心孤旨运用语言的艺术创作文学作品，以作品的感染力征服读者、赢得人气。有人气的作家，他们创作的作品往往能够畅销、阅读者众。

作为一本新世纪以来面向市场面向读者、锐意改革创新的新文学杂志，《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新世纪以来开辟的“作家人气榜”栏目，精心选择和展示的就是当代中国作家中那些最具人气和阅读效应的著名作家的最新中短篇小说新作。他们的小说新作对于作家自身来说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对于读者来说却肯定是首先最想阅读的，因为这些作家的名字大都具有号召力或潜在号召力，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品牌，读者是奔着作家的名字来的，对于自己喜爱的作家创作出来的新作，他们往往想先睹为快。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的“作家人气榜”栏目,自新世纪开辟以来几乎囊括并展示了当今中国所有最具人气或最具潜在人气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新作。不仅如此,我们还在这个栏目中配发相关作家作品的评论、创作谈或作家素描,全方位展示了作家的作品、创作心路或作家个人生活的风采,让读者从不同角度近距离地感受作品走近作家,从而让读者满足自己文学阅读的喜悦、尽情享受自己所钟情的作家带来的阅读愉悦。这种文学阅读的喜悦,每月都会随着新出版的每一期《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杂志及时送到全国各地众多的文学爱好者手中。与此同时,从2003年开始,我们还与文化艺术出版社合作,将《北京文学》(精彩阅读)“作家人气榜”栏目中每年刊发的所有中短篇小说新作,相关评论、作家创作谈和作家生活素描结集成书出版,构成文学阅读中的一道独特大餐,以便最大程度地满足广大文学读者的爱好。从出版的效果看,这道独特的文学大餐颇受广大读者青睐,并且同样正逐渐聚拢着越来越高的人气。这正是我们编辑此书的目的,也正是我们当编辑的快乐与欣慰。

本书收入的就是2005年3月至2006年3月《北京文学》(精彩阅读)“作家人气榜”刊发所有精彩篇章。只要看看目录上的名字,熟悉当今中国文坛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些作家的作品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阅读感受和阅读愉悦。

百闻不如一读。读者诸君还是自己静下心来读下去吧,相信您会逐渐领略到一处独特的文学风景,感受到一个舒心悦悦的文学世界。

目录 CONTENTS

美丽日斑	曾 哲	3
帕米尔案件	曾 哲	21
[作者素描] 独行者——曾哲印象	宁 肯	64
谈歌小说二题	谈 歌	71
[作者素描] 三说我的朋友谈歌	石 桥	86
彩虹	毕飞宇	93
[创作谈] 写一个好玩的作品	毕飞宇	105
[评论] 《彩虹》读记	汪 政	107
鲶鱼	阿 成	113
[创作谈] 当历史和战争最后沦为“故事”	阿 成	130
对你大爷有意见	叶广岑	135
[作者素描] 穿旗袍的县委书记	叶广荃	168
幕僚	王梓夫	175
[创作谈] 发愤之后说《幕僚》	王梓夫	250

我的准记者经历（六题） 何 申 255

[作者素描] 快乐何申 郭秋良 263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 徐 坤 269

[创作谈] 英雄怀春，美人怀旧 徐 坤 288

北京的金山上 张抗抗 293

[评论] 窄门写作之光 阎连科 313

——读《北京的金山上》

父 亲 何玉茹 319

[评论] 奔突在落寞与不甘之间 铁 凝 334

狗头金 石钟山 339

[评论] 小说是怎样写成的 张志忠 379

——《狗头金》读后

一唱三叹 石钟山 387

[作者素描] 妻子眼中的石钟山 祁周虹 404

作者简介

曾哲 男，1956年4月生于北京，原籍河北沧州。20世纪80年代，独自开始考察西北、西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已出版的著作有《远去的天》、《呼吸明天》等十余部。中篇小说《香歌潭》获新世纪第一届《北京文学》奖及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美丽日班是草原的女人，她的经历既单纯又复杂。两个男人爱上了她，玛纳斯希望她走出孤寂的草原，那孜勒别克也许会追随她而去，这个女人会怎样作出选择呢？

美丽日斑

曾哲

高高的雪山顶，是独特角山羊的家。看到迷途不返的生灵，她会飘起白色的长毛，飞翔而下。

——牧歌

牧民们管美丽日斑叫石女，是有因由的。

婚后的美丽日斑，住在牦牛滩的西头，独门独户，一住就是十几年。她不喜欢转场，山熟水熟，天熟地熟，够吃够喝，多好。一转场，七零八落一大摊子，要收拾好些天。不喜欢转场的美丽日斑还不生娃娃，男人就走了。她独自操持一个毡房，二十二只羊和三头牦牛。另有一匹马、一只狗。她也顾不上寂寞，这老些生命，都得她不歇手地照管。

这石女算富有。

一天要几遍茶，奶茶。茶对于高原人来说，跟阳光氧气差不多。有

客人，即便是路人，仅在地毯上坐坐，也一定要喝过才能走。

泡好的砖茶煮开，兑上鲜牛奶，烧沸腾，就可以了。有点像现在城里人，挺雅趣的那种红茶或咖啡的饮法。

虽然一年里，来不了几回客，美丽日斑照旧清早一次，在毡房的地毯上，铺展开蓝格饭单子，规规矩矩摆上各种吃食和两个茶碗。奶茶煮好，压在篝火炉上。然后欣赏一阵儿，想像一阵子，该干什么再干什么去。

美丽日斑的日子严严实实。严严实实是因为她有怪癖，大凡喜欢孤独的人，都有些偏拗。

她男人赶着自己分到的羊走的那个早晨，美丽日斑坐在山坡上，下巴搁在膝盖上发呆，眼睁睁眨也不眨地看着山谷。直到黄昏，羊群走过的戈壁滩就变了。变了戈壁，金光点点，像搅碎的火苗子，跳腾了一地。她疯了一样地跑过河，跑进戈壁。找了又找，寻了又寻。最终，捡回几块狗屎蛋大小的白石头。自那以后，满处检亮晶晶的东西，就成了她的一个喜好。久而久之，她的小毡房犄角旮旯，散漫的堆积的，都是。

盛夏一到，雪开始大量融化。一部分飞上天，一部分钻入地。整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块巨大的香石头，味道被渗入的雪水排挤出来，喷喷的甜美，像刚出饅坑的饅，像刚煮好的奶。

这一刻，美丽日斑正蹬着梯子，把做成的鲜奶豆腐，放到晾架上。一束光，照射在她的面门。她扭了扭身，手背挡住额头。

雪峰下半坡间，一个明亮盛开的东西，闪烁变化着长短的光芒。长银白，短靛蓝，间或泛出紫气氤氲。有那么一阵，美丽日斑的脑壳里，被照耀得像刚漂过的白毡子。这加剧了她的迷恋，兴奋地扔下手中的活路，蹚河去了对岸。

山坡上的土石松松垮垮，黏黏糊糊。美丽日斑提着长裙脚，上去一

步，滑下半步。搞得她泥浆满脸，泥巴全身，气喘吁吁。太阳西斜时，她爬近了那个闪烁的东西。冰玉晶莹，这该是羊角石吧，快赶上娃娃的小胳膊了。

想到娃娃，美丽日斑擦了擦流出的泪水，脸就花了。她急于得到，急于要抱在怀里，但还是犹豫了好一阵。犹豫是因为那光辉中的色彩太丰富了，这让她的呼吸急促，疲软的双腿开始哆嗦。长出了几口气后，她从下巴颏儿往下按了按急促狂跳的高胸。背过身，向自己的住处望望，白毡房顶徐徐冒着寡蓝的轻烟；向草滩的羊群看看，几只在草地追逐，几只在河边嬉水。毡房过去，草滩过去，粼粼的河水遥远地过去，蓝天拥住了雪峰。

美丽日斑还是担心，这块羊角石拿到自己手中，会发生什么？塌方？泥石流？一场暴风雪？

美丽日斑捧到手里时，什么也没发生。只是那熠熠的光芒，像被斩断，倏地消失。消失之迅速，好像一下都注入到她的体内，或者被她的身体吸收。惊奇未过，疲软开始从脚腕，一截截一段段向上减弱，神儿舒朗得像头上的天空。舒朗，多少夹杂着一点莫名的慌乱。

那石头温和，没一丝乍凉。细的一头，圆滑如半个玻璃球；粗的一头，切割般齐整像水杯口，更像印章戳子。说戳子毫不夸张，上边的确有精致诡谲的阴刻阳琢。说是山沟也行，说是峰尖也行，说是溪流水道也行。美丽日斑一下就喜欢上，把它放在黑丝绒坎肩的夹缝揣仔细。漫说挤奶放牧，就连吃饭睡觉，也不离身。这样她觉得踏实。

睡觉，梦就陪着美丽日斑。高原变成了硕大的羊角石，她在上面放牧，四下密布翻滚的全是云雾。不用说，云底下，隔过明爽爽的大气层，是热热闹闹的城市。雾消失，从云团的缝隙，可以看见城市里的大树弯扭倒伏，一排排垂落横生茵茵，像喀拉佐河边的绿地。街道上走来走去着挎着胳膊的男女，花花绿绿很好看。他们从不仰头瞧瞧

美丽日斑，兴许是怕阳光扎眼。这样也好，看了令人羞慌。美丽日斑还在高原的中间，盖了一座小石屋。用她收集到的白石头，建成永久性的，一年四季都住在里边。曙光照耀，脚下辉煌，她的家像个琉璃房。早晨，牛羊跟着河中流淌的粼粼，去吃草。夕阳西下，又全都聚拢回来。站立的，匍卧的，全神的，侧耳的，听她的“蓝月光……”

身子疲沓脚下滑空，美丽日斑猛然惊醒。醒悟，笑出了声。高兴这羊角石，带给她这么美妙的好梦。

后来，美丽日斑经常做这个梦，梦中的情景丝毫没有变化。她不仅记住了城市街道，记住了那些男男女女的模样长相衣着神态，甚至他们人前背后的小动作，都历历在目。她一一给他们起了名字，就像自己放牧的羊。

一般来说，梦见人，不管是天上地下，一准儿要来客。她一肚子欢喜，端出发酵好的一盆面，去打饊。

白哲哲的麦粉团，在油滋滋的青石板上捻按成饼，用羊角石粗的那一头，像在纸上砸戳子一样，砸上连环花，再贴进炉膛，烘烤。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几百年前，石戳饊在帕米尔高原有记载。

太阳爬上头顶，四十个饊烤好。焦黄嫩脆，连环花绽开。奇妙的是，这种无油无糖的石戳酥饊，甭管放多久都新鲜。不仅不霉不馊，不绵不软，不干不硬，而且香甜永葆。

男人刚走那会儿，美丽日斑肚子胀，气自己，后来就顾不得了。不生娃娃就不生，一个人和梦的日子，挺好。

山那边来的那个陌生男人给她解释说，生不生，这不该是你的问题，你每天都喝茶。茶叶中有一种活性成分，完全可以帮助受精卵子，把开初一段艰难的时期度过。他又说，但是，男人每天要喝咖啡，生育能力就会明显下降，那是咖啡因在捣鬼。捣鬼的咖啡因，会迫使精子的活力下降。他最后加了一句，我以后不再喝咖啡了，加强能力。说

着就有了小动作。

美丽日斑绷起脸，一巴掌打掉陌生男人摸着她裙子的手。美丽日斑心里不畅快，这家伙在胡说八道，臭显摆。

美丽日斑的前夫，十二岁辍学帮助家中放牛放羊。几十年来，在方圆百公里内游牧，走遍了这一带的草场河流，沟壑雪山。虽然到今天，他也不知道咖啡是驴是马。可牧民就是牧民，他知道哪有肥草，哪有甜泉，怎么让牛羊长膘。

美丽日斑离婚后，她的西牦牛滩，在前夫的游牧点中被排除，再也没来过。毡房后边的小河就干涸了，她得到门前几里地外的喀拉佐河去挑水。

有时看着大雪山她会想，那个陌生人可能要来了。他说过，他还会路过这里，他叫艾莱提。艾莱提说，我记住了你美丽的名字。

其实美丽日斑也记住了艾莱提，但她还是愿意把他当成个陌生人。她觉得陌生人好处，好打交道。

艾莱提喜欢到美丽日斑的毡房来，地毯上摆着的酥油、酸奶、奶皮子、饷饼，篝火炉上冒着热气的奶茶，似乎都是专门给他准备的。几十公里的雪山荒原路，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都截止在这里。

是你家的牦牛崽儿吧！我从冰河里拽上来的。

在毡房门口，他们就是这么认识的。他救了她的一头牦牛犊。

这之后，艾莱提一个月左右来一次。马背上还驮着麦粉，送给美丽日斑。吃饱喝足，大睡一觉，天亮就走，下山去县城。

美丽日斑做的饷，艾莱提一顿要吃四五张。他说好吃。美丽日斑喜爱听这话，每回他走，都把剩下的饷全打了包裹，给他带上。这里离县城三四百公里，来回就是骑马换车，也要走几天。

俩人面对面的日子里，美丽日斑几乎没话。

美丽日斑惯了，一言不发地享受着这片草滩。挤牛奶、打饷、收

拾羊。就是在冬天，她也是一个人。喝完奶茶，纺毛线、织毡子。纺织累乏了，便用奥孜库穆孜，打点寂静。

这种乐器跟彝族女人的口弦差不多，像一片大柳叶。材质是铁的，中间有金属簧片，得贴在上嘴唇，手拨弹的同时配合着口气。嗡嗡的，如同风吹草梢。美丽日斑的母亲去世早，母亲会的曲目没传下来。牛羊归了圈，她坐在毡包的门口，就开始吹奏。吹奏的仅仅是那一句：“蓝月光，你在草原上流淌，任骏马驰骋。”

在美丽日斑重复吹奏到第十次时，月亮从雪峰后边突然跳到脑袋顶。哗啦一下，山野和毡房和她，都被融化，没了影子。她闭上眼睛，蓝色的泪水在滚动。曲儿沉甸甸，压得草地墨绿，滚了毡。

白天，高原上的阳光质感很强，从编织好的地毯上擦起，一直堆到毡房的顶窗外。光粒子的肌理，像堆积起来的羊毛，整个毡房的框架，被挤兑得吱吱作响。中午，她不大情愿出门，就是因为披上一身灿烂厚度，脚步挪不出轻盈，马儿也打蔫。假如说正午阳光像发酵后的奶汁，早晚就像飘浮的细山羊绒了。轻的感觉也不忒安逸，比如那风一刮，阳光就淡薄了许许多多。寡清的阳光，一般来说是和风沙为伍，夹裹着零星的冷冷飕飕，丝丝刺进皮肉，一直刺到骨头棒。

美丽日斑三十多年的生命，对阳光有理解，是个简易的玩意儿。像小时候玩的撮石子，什么也不能掺和，杏核羊粪蛋，都不能掺和。掺和了就什么都不是了。别人说是什么，不打紧。

牛粪火，呼呼叫，听不得毡房外狂风肆虐。这样的天气，她会吧奥孜库穆孜别在胸口的坎肩缝里，数着风嚎的次数，“一、二、三……”

奥孜库穆孜，是老爹传给她的。按理说该是妈传，这是女人的乐器。可她出生的那年食物奇缺，甭说麦粉饅就连玉米饅都吃不饱，妈去世了。为了照顾她家，公社给老爹安排了一百多只羊放牧。老爹每天给美丽日斑挤一次羊奶喝，自己一滴不沾。到了两岁的美丽日斑，能

和羊群一起追逐，能和牧羊犬一起打滚的时候，那一点奶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她想吃肉，想有更多的东西填饱肚皮。一百多只羊，散放在草原也是一大片，可老爹哪一只也不敢动啊。这是公社的财产，是公家的。

那天一早，美丽日斑和老爹吃完了最后的半张玉米馍。天要黑了，她忍无可忍，趴在毡房的门槛上，饿得呜呜地哭。哭到最后，连呜呜声也咽进嗓子眼儿。再没精气神儿，跑到草原去玩。羊多好啊，满滩都是草，想吃就吃，好像鼓涌的嘴巴从没停歇过。她想像着那种满口嚼香，齿舌间却是苦涩。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挨饿的日子很长。黑天不愿意白，白天总是不黑。美丽日斑连毡房门都走不出去了。只能用老爹的夹长衫，裹紧自己瘦弱的身子，在地毯上一动不动躺着。

老爹的长靴真沉，总嚓嚓嚓，磨蹭着地面走路。美丽日斑听见他掀起了门帘，却无力转过头。老爹干巴脸，眨着通红的眼睛说，再几天，再熬几天，那孜勒别克要到边境山口巡视，他会给我们带馍来，兴许还有肉。

那孜勒别克是武装民兵班长，生产之余，他负责这一带山口的安全巡视。观察是否有可疑的情况，是否有越境的不法分子。

美丽日斑听老爹说完，果然精神好些。

美丽日斑就是那回，第一次见到的那孜勒别克。初次见面就给美丽日斑一个不好的印象。他不仅没带来馍和肉，而且刚到毡房外，就从马上摔下来。饿昏了。轻飘飘的，像摔在地上一袋干草。

老爹着急了。着急的老爹给自己灌了一舀子凉水后，在毡房出来进去，进去出来。最后铜舀子摔在铁桶里，把炉火点燃。他从腰间拔出了刀子说，守着这么一大群羊，生生要把我们饿死，天理不容。英明的胡大，跟我们说过无数次了，人是第一的，没有人就没有了世界。

那孜勒别克听见，手背像碰上块红炭，机灵一下苏醒，慌慌张张跪起来劝老爹。那是公家的财产，绝对不能杀，我宁可饿死。要杀，不如杀了我。

杀你救不了人，也救不了羊，只有杀羊。

你是知道的，杀一只羊要判九年徒刑，是敌我矛盾。

老爹听不进去，老爹已经不管不顾了。他挣开那孜勒别克的手，出了门。花毡门帘呼哒呼哒，被风吹起老高。走前，他还在火上蹲了一锅水。

阿米。那孜勒别克双腿软得支不住身子，只好祈祷。

牲畜围栏里，羊在惨叫。一只接一只，最后连成一片，像刮起了风。老爹这是要把羊都杀了吗？美丽日斑欣喜若狂，肠胃兴奋地欢呼。欢呼的同时，在那孜勒别克的叫骂声中，她又感到了恐惧和不安。

你这个坏分子，你这个无法无天的家伙，你会交三毛六分钱吃枪子的。那孜勒别克泪流满面地喊着，爬到了门口，趴在门槛上，耗尽了力气。

美丽日斑也捂着脸哭起来，一边哭着，一边从手指缝隙里，观察着动静。

那孜勒别克在软弱的喊叫中，昏厥过去。

老爹兜着衣襟进了毡房，把一堆血糊拉拉的东西倒进锅里。看了一眼躺在土地上的那孜勒别克，自己忙自己的。

火很旺，毡房里飘荡着肉香。美丽日斑再次兴奋起来，抹了把泪水跑到门外。夕阳像一张红艳艳的大毯子，苦住了草原，苦住了河流群山。她看不到羊群，只听见哀叫声连绵起伏。她有一种不祥之兆，匆匆装了一桶干牛粪。

老爹用锅盖把煮熟的肉装好，端上饭单子。再在那孜勒别克脸上，泼了一下凉水，他就醒了。